

# 在天橋上織夢

呂永佳老師談個人創作與校園文學

■ 馮敏儀



**呂永佳**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(哲學博士)和香港大學教育系(中文教育)。現職文理書院(九龍)中文科科主任，曾創辦文學雜誌《月台》。著有詩集《無風帶》、《而我們行走》、散文集《午後公園》、《天橋上看風景》。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、中文文學創作獎、青年文學獎、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等。

你在橋上看風景，  
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。  
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，  
你裝飾了別人的夢。

——卞之琳〈斷章〉

**呂** 永佳喜歡天橋，常常在他的作品之中用上這個意象。未見其人，先閱其作，筆者腦海裏不時浮現出這樣的畫面：夜裏，一個人駐足橋上，間或沉思，間或輕歎，間或用筆尖刻畫眼前的城市風景。這就是呂永佳？還是卞之琳〈斷章〉中的「你」？

## 橋上寫下風景

放學後，與呂永佳相約在咖啡店見面，他甫進來，就連聲抱歉：「不好意思！同事有事情找我，耽誤了點時間！」其實他並沒有晚到很多，但老師的工作擔子有多重，不言而喻。

既是老師，又是寫作人，呂永佳要在工作和興趣之間取得平衡，想必並不輕鬆。日間，他忙於執起教鞭循循善誘，個人創作之事不容細想；惟等到夜闌人靜，他才有時間在文學之橋上慢慢踱步、沉澱思緒，記下曾觸動心靈的景致。如此晝夜不息，才能維持「老師寫作人」的身份，當中的艱難，可想而之。

呂永佳坦言，在工作夾縫之中寫作是困難的：「我產量最多是在讀書的時候。相較起來，工作之後，我寫得少了、慢了。」話雖如此，在不足十年間，他出版了兩本詩集、兩本散文集，期間屢獲獎項，這成績絕不失禮。到底是哪裏來的時間和精力，能讓他維持個人創作呢？「這得看學校給予老師的空間和自由度。就如我現在任教的學校，不會硬性要求老師在學生作文時巡視課室，那麼我就能利用這空檔備課、改簿，好好處理一下教務。工作早一點完成，我就能擠出多一點私人時間去創作。」

的確，香港語文教師的工作量日益繁重，要有喘息的空間，學校的支持和諒解尤為重要。不過，即使有喘息的空間，也可以用來幹其他事，為甚麼呂永佳會對寫作情有獨鍾？原來自中四上過文學課後，他便被文學深深吸引，自此與之結下不解之緣。到上了大學，得到良師胡燕青、黃子平的教導和鼓勵，他開始努力筆耕，嘗試投稿。對創作人來說，要保持對世界的敏感度，才能有源源不絕的靈感。至於該如何保持這種敏感度？呂永佳打趣道：「胡燕青老師教我們——一、最緊要夠瞓。二、不要病。這樣對世界的感知才會敏銳。」筆者暗忖，這道理看似簡單，但確是真知灼見啊！無論做任何事，擁有足



夠的休息和健康的體魄永遠是第一步，可又有多少人真的領略得到、實踐得到呢？呂永佳能謹遵教誨，確實不易。

寫作對呂永佳來說，不僅僅是試煉才思的修道所，更是抒發情感的安慰劑、保存記憶的備忘錄。因此，他的作品常常帶着私密的情緒和回憶，讀者彷彿能藉此窺探他的個人世界。「麥樹堅曾評論過我的作品，說是比較『自我』。我是同意的。我從不介意別人的看法，我喜歡忠於自己，不想為文造情。所以，如果我對某些意象有感覺，就不會怕重複而刻意不用。我寫作，是因為怕遺忘。」難怪，無論是詩還是散文，魚、橋、公園、電車等意象總是自由穿梭其中，如同時常不經意打個照面的老朋友。

呂永佳既寫散文又寫詩，他是如何選擇寫作的文體呢？「我比較喜歡詩，喜歡營造詩質和詩的語言。不過，我要精神狀態好的時候才能寫詩，如果不在狀態，我會轉寫散文。我通常將散文當作日常備忘，所以寫起來，會隨意一點。」由此可見，詩在呂永佳心中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，不容輕慢對待。可不可以說，於他而言，散文是隨心所誌的日記，詩是刻意經營的情信呢？



關於個人創作，呂永佳還談了許多，例如他鍾情公園、電車的意象，是因為在流動的人生中，公園是可暫且停止時間、供人休憩的地方，而電車充滿歷史感的古老叮叮聲，深深地把他迷住；又如他喜歡聽着王菲的歌來寫詩，是因為那歌曲的節奏、歌詞的細緻貼近詩的本質……在他侃侃而談之間，那在橋上看風景的人忽然走進筆者眼前，他眼神堅定，似乎在訴說着：無論四周多麼黯淡無光，我依然極目遠眺，追尋我所盼望的動人風景。

### 裝飾學生的夢

真正熱愛文學的人，不僅會在案頭埋頭創作，還會走到人羣之中，竭力把文學推廣開去——呂永佳就是其中一人。他在〈你的心中要有花〉提過，人人也能被文學感動，人人也需要文學：

如果文學是一朵花，這朵花在每一個人出生之時，已經存在，問題是它睡着了，問題是有沒有人把它喚醒。有時在課堂上，面對能力多弱的學生也好，只要一談上文學，談上文字背後的深層意義、那豐厚的感情和對世界敏銳的觀察，多木訥的同學眼睛也會閃一下光，這給我很大的鼓舞，即使有時那光是多麼微弱和短暫，卻引證了，其實每個人也會關心這個世界、樂於探討生命的。

呂永佳認為，文學的重要，不在於能如何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、考試成績，而在於能讓學生感受人生、教導他們正確的做人態度。「老師就是那把開啟學生心靈的鑰匙。我想通過文學告訴學生：世界有很多種可能性。我希望他們對人生、人性和世界有觸感，能建立『自我』，不被教育制度磨蝕個性。」因着這樣的熱情，呂永佳會在正規課程以外，偷時間給學生辦文學作家系列的講座、讀書會，甚至是聯校文學創作班和文學散步。也因着這樣的信

念，他特別喜歡推介魯迅、張愛玲的作品給學生欣賞：「我希望學生能學習魯迅的勇敢、對公義的堅持，用一把公正的尺來量度世界。至於張愛玲，她的

處世態度很不一樣，她對世界有很深刻的看法，認為俗世、平凡不是不可接受的。我希望學生能學習她，無論個人遭遇是多麼的不幸、時代背景是多麼的黑暗，仍能對生活充滿信任，在生活之中找到趣味。」呂永佳就仿似那橋上人一樣，成為裝飾學生人生的夢，讓他們在一回又一回文學之夢中，領略到人生罈子雖免不了酸苦，但底下總有絲絲甘甜。

學生「夢見」文學、回到現實之後，到底有何改變呢？「學生未接觸文學之前，時常處於停滯的狀態，沒有甚麼反應。成績不太好的學生認為自己入不到大學，因而沒有人生目標。可是正如剛才所說，文學能告訴他們，人生是多樣的，不會只有升讀大學這條路。漸漸地，他們變得樂於思考、敢於表達自己。當他們有所反思，就會很自然地用寫作記錄下來。」

那麼在這些學生之中，可有表現突出的？呂永佳笑言：「不是沒有，但很不幸地，都不是我專責教中文的班，哈哈。我試過代課，教中三中文，在堂上播播歌，教他們新詩，想不到有學生因此而得到啟發，後來進了中大傳理系，更創作了不少得獎作品。也有學生跟我說，他是因為我才立志入浸大中文系，但我沒教過他中文——原來，我曾在他中一的中史課上，趁空檔跟他們分析林夕的歌詞。只不過如此，文學種子便在他心中萌芽、開花、結果。」桃李不言但下自成蹊，大概這就是寫照。在緊紮的



課時裏，能教文學的時間很少，但呂永佳從沒有想過放棄，他努力抓緊每一個機會——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空檔，用心去教。他深信，老師要做的，是用文學觸動學生，就算只有一刻鐘的觸動也不要緊，因為學生會自此自發地努力下去，為夢想奮鬥。

筆者以為，呂永佳熱愛詩歌，應該也會多以新詩作為觸動學生的媒體，豈料事實並非如此。呂永佳感慨，在中學教新詩是很困難的：一來，學生的喜好以小說、散文為主，新詩依然是比較小眾；二來，考試大多不考新詩，能名正言順地教的機會始終不多。他半帶苦笑地說：「當我看到 2013 年文憑試問張曉風〈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〉句子的節奏和語調時，我是多麼的興奮。等了這麼多年，我終於有機會在分析考卷時，跟學生說說詩了！」環境所限，他只能轉移陣地，在校外的公共圖書館工作坊或讀詩會等場合裏尋覓知音，教有心人新詩。

無論是在校內還是校外，呂永佳都用一顆熾熱的赤子之心感染學生，點燃他們對文學的興趣。毫無疑問，他就是那散發着光芒的橋上人，不僅自己賣夢，還教導學生編織屬於自己的文學美夢。

## 清風明月常在

若說老師是引領學生走上文學之路的燭光，那團火可曾減弱過？呂永佳不諱言，只得他一人的話，熱情終會殆盡。要在校園推廣文學，還需要學校和整個老師團隊的配合。

「首先，學校的老師要有感召，對教學充滿熱誠而且熱愛文學。當一位老師感到心灰意冷，其他老師便會立刻給予鼓勵，使他重拾鬥志，振奮起來。惟有這樣互相鼓勵，熱情才能延續下去。此外，學校的支持也很重要。假若學校能減少如查簿、觀課

等行政工作，老師便能騰出更多空間在教學方面了。能否保持熱情真的很看際遇，很幸運的，我現在任教的學校自由度大，老師也很有熱誠，有傳承的心。」看來，這位橋上人並不孤獨，有清風明月相伴，同心為學生創造一個清爽、明亮的文學世界。

呂永佳是中文科主任，大可因利成便，在規劃課程時特意多滲入文學的元素，但他卻沒有這樣做。原來，他別有一番想法：「我從不規定老師一定要教某些內容、某些名家。當然，有些基本知識是必須要教，但在基本以外，我覺得可以靈活處理。我認為，發揮老師的強項和個性，讓他們將感受最深、最能觸動自己的東西告訴學生，便是教育的精華所在。現時的教育趨向資源共享，我是不贊成的，這會抹殺了每位老師的特別之處。」是的，這位老師擅長小說，那位老師醉心戲劇，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心得傳授給學生，學生定必獲益良多；但若反過來，叫不好小說的老師教小說、對戲劇無感的老師教戲劇，老師教起來，又怎會起勁？學生聽起來，又怎會入迷呢？不過——老師的教學如此自由，難道呂永佳沒有學生合格率的壓力？他輕輕一笑，一臉從容地回答：「我從沒有擔心過這件事。發揮老師的長處，讓他們做自己熱愛的事情，學生的成績自然會好。」看他如斯處之泰然，便可知「因材施教」這種教育理念必有可取之處。但願能有更多學校、更多老師效法，讓學生多上幾節如沐春風的課堂。

訪問過後，夜幕已低垂。不知道呂永佳是否又回到卞之琳的橋上，悄悄編織他的文學美夢呢？

